

凯恩斯文集

上卷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

王利娜 陈丽青 李晶 译

主编 李春荣 崔铁醴

GAI GE CHU BIAN SHE
改革出版社

C52

K15

1



A09259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恩斯文集 / (英) 凯恩斯著; 李春荣, 崔铁醴等译.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9.10

ISBN 7-80143-090-5

I. 凯… II. ①凯… ②李… ③崔…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3553 号

责任编辑 郑保华 贾卫列

监督印制 刘志豪

凯恩斯文集

[英]凯恩斯 著

李春荣 崔铁醴 等译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金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1/32 46.75 印张 1173 千字

印数: 5000 册

ISBN 7-80143-090-5/F·050

定价: 88.00 元

就业、利息与 货币通论

王利娜 译

前 言

这本书是写给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看的，当然我也希望它能被其他人所理解，但它的主要目的是论述一些比较难的理论问题，其次才是这些理论的应用问题。正统经济学存在一定问题，错误并不在于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逻辑上一致的上层建筑，而在于它的前提不清楚且缺乏一般性。我不可能劝说经济学家们重新以批评的眼光审视他们的一些基本假定，除非是以极度抽象的论据和一些异议的形式，我愿意后者更少一些。但我想异议是重要的，不但可以解释我的观点，而且可以显示在哪些方面它与正统经济学存在不同。那些被深深缠在我所称之为“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家将会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我完全错了，另一派则认为我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是否真是这两种情况或者还存在第三种情况只能让其他人去判断。我的争辩在于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一些材料，以供判断之用。我必须请求谅解：为在正统经济学与我的观点之间做一明显区分，有时我的争辩可能过于尖锐。我现在所批评的理论很多年来我坚信不疑，所以我相信我不会不了解他们的重要观点。

目前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无以复加。但如果我的解释是正确的，我首先必须说服我的经济学家同行，而不是一般公众。公众在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与他的同行有非常大不同的观点阶段只能做旁听者，因为目前这些分歧已几乎毁掉了经济理论的实践应用，如果分歧不被消除，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

这本书与我五年前出版的《货币论》的关系再清楚不过了：它们是一种思路的自然发展。我所追求的观点可能会令读者感到是一种无所适从的观点的改变，甚至在专门术语上也不得不做一

些改变。但是，这两本书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当我开始写《货币论》的时候，我仍然站在传统观点一边，把货币的影响与供给需求截然分开，当我写完那本书后，我在把货币理论推回到产出理论，两者统一起来方面有了一些进步。但我拘泥于已有的理论，从而形成了在我看来那本书理论部分极为明显的错误（也就是第一章和第四章）。我不能深入论述产生变化的影响。我的所谓的基本方程是在给定产出的假定下的一个瞬间的图画，它们试图表明：假定产出不变利润不均衡如何发生，从而导致产出水平的变化。但是与静态画面相区别的动态发展论述不完全，而且令人困惑。眼前这本书则演进到对决定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的综合研究，而且货币作为关键且特殊的因素，进入分析框架，具体的货币状况是分析的背景。货币经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关于未来的看法变化了，会影响到就业量，而不仅是影响就业变化的方向。我们分析在对未来的预期变化作用下的当前经济行为时要联系供给与需求，而且与基本的价值理论相联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一般的理论（more general theory），其中我们熟悉的古典学派的理论将作为特例而存在。

本书作者在沿着不熟悉的路径前进时，如果想避免过多错误，依赖于批评和讨论。如果一个人独自思考时间太久，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他也会暂时相信，尤其是在经济学方面（也包括道德科学），对自己的观点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证上做最后结论性的检验，往往不可能。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比在写《货币论》更多的时候，我从卡恩先生（Mr R. F. Kahn）那里不断得到建议和一些建设性的批评。如果不是他的建议，书中很多地方将不是现在这种样子。我还从琼·罗宾逊（Mrs Joan Robinson）那里得到很多帮助。赫特雷先生（Mr R. G. Hawtrey）和哈罗德先生（Mr R. F. Harrod）先生校阅了全文，索引是由剑桥皇家学院的本苏珊-布特（Mr D. H. Bensusan - Butt）先生所编。

本书的完成，对作者是长期挣扎的解脱，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同样也是——如果作者对古典经济学的攻击是成功的话，会从一个习惯性的思考方式、表达方式中得到解脱。这里所表达的想法看似复杂，实则简单，而且是显而易见的。困难不在于接受新观点，而在于脱离旧观点，我们大部分人是旧观点熏陶出来的，它存在于我们思想的每个角落。

第一篇 引论

第一章 通论

我把这本书称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所强调的重点在“通”(general)字上，目的是想把我的观点和结论的一些特征与古典^①理论的作一对照。我是古典理论熏陶出来的，而且直到现在，它仍然统治经济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像100年前一样统治着大学课堂。我将证明，古典派的理论前提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可用，但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可用，它所假定的情况仅仅是可能的均衡点中的一点，而且古典理论所假定的特殊状况恰好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不相符合，所以如果我们试图应用于现实，那结果会是误导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① 古典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名词是马克思发明的，包括李嘉图、詹姆斯·穆勒以及他们的先辈。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但我更习惯于，也许是犯了语法错误，把李嘉图的追随者划入古典学派中，也就是说，那些采用并且完善了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人都包括在内。比如 J.S. 穆勒、马歇尔、埃奇沃思、庇古教授。

第二章 古典理论的前提

大多数有关价值和生产理论的论文关心的是在可用的资源数量给定情况下，如何使这些资源在使用者之间分配，然后决定他们的相对报酬以及产出的相对价值。^①

关于可用的资源的多少问题，常常用描述性的方法解决。通常指的是就业人口的多少，自然财富以及积累的资本的多寡。在纯理论中什么决定实际就业量几乎没被仔细研究过，如果说从来没被研究过显得荒谬的话，我的意思是并不是这个题目被忽视了，相反，在谈到影响就业波动的因素时，可以有很多。但古典学派认为的构成这些原因基础的基本理论太简单了，在提到时往往一笔带过。^②

第一节

古典学派简单而显而易见的就业理论包括两个前提。虽然实

① 这是李嘉图的传统，李嘉图放弃研究国民收入数量，只研究国民收入分配。在这一点他对自己的理论估计正确，但他的追随者却不像他那么有自知之明，他们用古典学派的方法讨论财富的成因。1892年10月9日李嘉图写信给马尔萨斯说：“你所认为的政治经济学是对财富的性质和成因的探求，而我认为它应该被看作是对当几个阶级共同参与财富的形成时，是什么决定财富在他们之间分配的规律的探求，虽然不存在一个数字规律，但相对的比例规律是存在的。我非常高兴的得出结论：前者是徒劳的妄想，而后者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目标。”

② 举例来说，庇古教授在《福利经济学》（第4版，第127页）中写道（重点是我加的）：“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违背所有者意愿的资源没被利用的情况都忽略不计，除非有时明确说明不这样。这并不影响论证的实质，但可以简化说法。”因此，当李嘉图明确放弃讨论作为整体的国民收入的数量时，庇古教授在一本专门研究国民收入数量的书中坚持说：“在充分就业时和在有非自愿失业时都能保持理论的有效性。”

实际上从没被提到。它们是：

(1) 工资等于边际劳动产品

一个就业者的工资等于当就业量被减少一个单位时所带来的损失（不包括这种减少可以避免的其他成本）。但在这种情形之下，仍有原则可循。如果市场和竞争不是完全的，等式可能会被打破。

(2) 如果就业量给定，工资的效用应该等于劳动所带来的负效用。

工人的实际工资仅仅足够（在就业者估计的基础上）带来预期的可被雇佣的劳动量。但正如竞争的不完全会使第一个前提不成立一样，它也可能使第二个前提不成立，负效用在这里指的是包括使工人忍受劳动的痛苦而不接受另一个低于一个最低工资的所有原因。

这个前提与摩擦失业的存在是相容的，因为对于现实的合理的解释应该容许调整误差，在实现充分就业的过程中并不总是尽善尽美。举例来说，由于计算错误或间断的需要从而引起的各种资源暂时的失衡引起的失业；没有预见到的时滞后果引起的失业；或者从一个就业状况变为另一就业状况时不可避免的拖延带来的失业。所以在一个非静态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失业。除了摩擦性失业，这个假定与不愿或不能成为劳动力的自愿失业也是相容的，自愿失业者出于法律或社会习惯，或出于集体谈判的原因，或出于对于变化的较慢的反应，或仅仅是出于顽固心理阻止他们接受对应于边际生产率的报酬。古典学派认为以上两种分类的方法已经包括所有的失业，不存在第三类失业，但我不同意，我将在下文定义另一种非自愿失业。

根据古典学派的假定，满足条件的就业量是一定的。第一个假定给出了就业需求曲线，第二个假定给出了就业供给曲线，实际的就业量就在边际产品的效用与边际就业的负效用相等的一点

上。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只有四种途径可以提高就业量：

(1)组织效率提高或者说预见性提高，从而减少摩擦性失业。

(2)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的减少，用实际工资表示则意味着更多的劳动量被提供，从而减少自愿失业。

(3)工资品产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资品乃庇古教授定义的方便的名词，货币工资的效用依赖于工资所购买物品价格）。

(4)与工资品价格比较，非工资品价格的提高，非工资收入者的开支从工资品向非工资品的转移。

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庇古教授的失业理论，也是古典理论中关于就业的唯一的详尽解释。^①

第二节

如果说人们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上很少做与他们希望做的同样多的工作，那么以上的两种分类就不是完全的。必须承认，如果需要，在目前的货币工资水平上，更多的劳动可以被提供。古典学派用他们的第二种前提解释这种现象：当对劳动力的需求比人们在这种货币工资下愿意提供的劳动更快得到满足时，这是因为工人之间有一个公开的或心照不宣的约定，如果工资低于这个水平，将不提供劳动，如果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同意降低货币工资，则会有更多的就业需求。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些看上去是非自愿的失业就应该被列入自愿失业一栏，因为这是一种由于集体谈判作用引起的失业。

这时引出两个现象，第一，工人对于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的态度，在理论上这并不特别重要。第二个问题在理论上则是基本

^① 庇古教授的失业理论在下面第十九章附录讨论得更详细。

的问题。

我们假定，工人并不愿在更低的货币工资水平下工作，如果现行货币工资水平降低，会使工人离开劳动力市场，那么随后的真实工资是否准确度量了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并不必然。因为虽然货币工资降低引起劳动撤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工资品价值表示的货币工资降低也会引起劳动撤出，如果这时的货币工资降低是由工资品价格上升引起的话。换句话说，在一定区间内，对劳动的需求是由最低货币工资决定而不是由最低实际工资决定。古典学派假定这并不会对他们的理论有很大影响，但实际上，劳动供给并不是单变量实际工资的函数，古典学派的论点完全崩溃了，留下实际就业量的决定问题无法解决。^①

经验告诉我们，工人以名义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作为签定合约的条件并不仅仅是可能，而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工人们经常抵制货币工资的降低，但他们并不会在工资品价格上升时撤出他们的劳动。有人认为工人抵制货币工资降低但却不抵制实际工资下降是不合逻辑的，根据以下的原因（本章第三节）他们不应该不合逻辑，但不管是否合乎逻辑，事实证明工人正是这么做的。

不仅如此，认为失业是由于工人拒绝接受更低的货币工资的立论也缺乏事实的论据。坚持认为美国 1932 年失业是由于工人顽固地拒绝名义工资下降，或者要求一个经济机构的生产力难以提供的实际工资，这种解释并不十分可信。在最低实际劳动需求以及它的生产力都没有发生太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就业量可以发生很大变化，工人在萧条时并不比在繁荣时更好斗，远不是如此，他们的生产力在这时也不会更少，这些从经验得来的事实是对古典学派的分析质疑时最重要的基础。

^① 这个观点将在后面第十九章的附录详细讨论。他们好像没有意识到，除非劳动供给仅仅是实际工资的函数，否则他们的劳动供给曲线将随着价格变动而不断移动。因此，他们的方法是特殊的假定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处理一般的情况。

对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关系作统计上的调查是非常有趣的，在某一特定行业，实际工资会和名义工资同方向运动。但在更一般的情况下，实际工资并不与名义工资同向运动，而是相反，他们几乎总是反向运动。当货币工资上升时，实际工资在下降，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在上升。因为短期内名义工资下降和实际工资上升可能会随着就业量的下降同时发生。因为互相独立的原因，在就业量下降时，工人们已准备接受名义工资的降低，但在就业下降从而产出下降的情况下，给定资本，则劳动的边际报酬率，即实际工资会上升。

当然，如果实际工资比工人愿意接受的值更低，非自愿失业将不存在，但这样的假设是荒谬的，事实情况是工人希望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尽管工资品的价格在上涨从而实际工资在下降。因此，相当于货币工资的工资品并不是劳动边际负效用的精确度量，换句话说，古典学派就业理论的第二个前提是不成立的。

但是有人会反对说，第二个前提是从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报酬的思想直接推演出来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工资谈判是在货币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实际工资的决定不能独立于名义工资。而古典学派认为工人有可能降低实际工资——通过接受一个更低的货币工资水平，同时又假定，劳动边际负效用是工人自己决定的，也就是说工人自己决定实际工资，尽管实际就业量与这种工资所决定的就业量不同。

古典理论认为，在短期，是劳资双方的谈判决定实际工资，所以当劳动力市场是竞争性的时，工人可以使他们的实际工资与劳动带给他们的负效用等同。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实际工资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之间并不存在趋同关系。

古典学派的结论被认为是适用于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个工人降低名义工资试图获得就业的情况。他们同样被认为适用于开放的或封闭的经济体系，一个开放体系的国家名义工资降

低并不会对结论有什么影响。同样这种降低也不会对银行体系和信用状况有什么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我们将在第十九章详细讨论的。他们相信，名义工资的降低在短期将伴随实际工资的降低，尽管可能不是同比例的，结论的成立只需满足很少的约束条件。

实际工资水平是由雇主和工人的货币工资谈判决定的假定并不显而易见，实际上它与古典学派的理论并不一致。古典学派理论认为，价格是由边际成本决定，而货币工资决定大部分的边际成本，所以如果它发生变化，价格肯定也会发生同比例变化，如果实际工资、失业率以及影响边际成本的其他因素都不变的话。^①但他们有时会离开这一思路。认为劳动力决定实际工资，有时又认为价格由货币量决定，工人决定实际工资的理论实际上与工人使实际工资保持在充分就业水平的理论相矛盾，因为这意味着，最大就业量与某一给定实际工资是相容的。

总结一下，我对古典理论的第二个前提有两点反对意见，第一点意见与工人的实际行动有关，在货币工资不变的条件下，由价格水平上升引起的实际工资的下降并不会引起就业量下降，如果坚持认为它会引起就业量下降则意味着假定目前失业但希望就业的工人，生活费用稍微提高则会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是庇古教授的《失业理论》的基本假定，也是所有正统学派默认的。

另一点意见与“实际工资由工资谈判决定”的假定有关。这个假定不合适，因为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办法使与货币工资等值的工资品价值与现有就业量所带来的边际负效用等同，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无法通过货币工资的谈判降低实际工资，我们将证明是其他力量决定实际工资。理清这个问题将是本书的主题之一，我们将论证在这方面，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经济是如何运行的。

^① 这个论断包含很多真理成分，虽然货币工资的变化结果事实上更为复杂，像我们在第十九章所要展示的那样。

第三节

虽然，一般人相信是个人与组织之间关于货币工资的斗争决定了实际工资水平，但实际上，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并不非常好，工资并不是所从事职业净收益的精确衡量，虽然个人或组织中的个人如果同意降低货币工资，必然意味着实际工资的降低，因此他们有理由抵制这种降低，但另一方面，抵制每一次由于货币购买力变化引起的实际工资降低却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实际工资降低通常不会遭到反对，除非降低的程度很高；而且，抵制货币工资的降低并不会像抵制实际工资降低那样会阻碍就业量的提高。

换句话说，关于货币工资的抗争主要影响总的实际工资在不同组织之间如何分配，而不是影响平均工资水平。实际工资水平由其他变量决定。部分工人的联合只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相对实际工资，而平均实际工资水平是由经济体系中的其他力量决定。

幸运的是，工人们是比古典学派学者更理性的经济学家，尽管是无意识的。因为工人抵制货币工资降低，虽然这一工资已超过劳动所带来的负效用；但他们并不反对实际工资的降低，而实际工资的降低会带来总就业量的提高并保持货币工资不变，除非实际工资的降低程度太大，超过了现有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任何一个工会都会反对货币工资的降低，尽管是微小的变动，但工会并不幻想为每一次生活费用的提高举行罢工，他们并不像古典学派认为的那样，给就业量的提高设置障碍。

第四节

我们必须严格定义非自愿失业，也就是古典学派不承认的那种失业。

我们并不认为非自愿失业仅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没有充分利